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二類新聞紙
湖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九五號

國民日報

湖南 第一一〇七號

發行人 丘良任

今天一大張 零售每份二萬元

國軍勁旅兩路增援 豫西戰局漸見好轉

豫南泌陽鄂北棗陽均已收復

豫鄂邊境激戰新野在爭奪中

（本報綜合報導）豫西戰局以宛西各縣失陷後，共匪的攻勢前鋒，轉向鄂北襄樊一帶；劉伯誠及孔從周兩股，由內鄉竄入鄂境後，已由淅縣附近，渡漢水向武當山區進竄；陳賡及劉伯誠另一部，越過南陽，正向豫鄂邊境的新野猛攻；竄略泌縣的一股匪，已進入鄂境，正向老河口推進，至十三日下午，老河口東北五十華里處已發生激戰。而在鄂北大洪山區，早有匪軍在這裏盤踞，綜計這三路匪軍的目標，但在先竄犯老河口，再窺伺襄陽樊城，這個戰略企圖如果得實現，鄂北鄂西都將受到震撼。

政府對挽救豫西的危局，採攻了如下的步驟：

一面派大軍由鄭州及新鄭，向西攻擊，以截斷由豫北經豫中到豫西的匪軍「走廊地帶」，目前豫西匪軍都仰賴這一道走廊獲得接濟。綜計這一路國軍，已攻克了隴海綫上的滎陽，汜水，昨十三日再攻克了登封，先鋒部隊已抵鞏縣外圍，並向偃師急進，如果這一路國軍的攻勢順利，則豫西匪軍的接濟綫將被截斷。

國軍另一步驟，是越平漢路南段，向豫西星夜馳援，據漢口方面的消息：這一援軍，是分兩路並進：一由駐馬店循公路西行，十二日下午三時已攻克泌陽，匪傷亡千餘人；另一路則由隨縣公路向北推進，夾擊，亦於十二日將這一個被共匪佔領的重要據點攻克，現在，這兩路援軍，正由南北向豫南的唐河縣城夾擊，據官方的估計，日內就可以攻下。國軍增援勁旅，於日內即將與匪軍在豫鄂邊境發生大決戰。

豫西剿匪經過 民團組訓辦法

民團指揮官昨在京報告

滬金潮案主角 申請再審駁回

行憲後監院 下月初召集

傳陳立夫將出國 李品仙因病辭職 谷正綱將繼長組織部

政院開會討論 美援使用辦法

社論 世界局勢的一大轉捩點

我商船噸位 現增至百零三萬噸

教部教育補助費 各省分配數額核定 本省可得三二四八億

蔣主席慰勉洪蘭友

何應欽在京昨竟日應接頻繁

暹羅又一無理舉動 封閉我僑校卅餘所

欲以暹羅方式教育華僑兒童

拒絕作何評論

中原將有大會戰

時代社記者 楊力

立院正副院長 選舉辦法草案擬定

交今日三次預備會討論 議事規則草案在擬訂中

防空法

英將採取主動步驟 速謀召開對日和會

遠東各國不滿美國寬縱日本

東北華北所需食糧 都向長江流域採購

四聯總處並分別撥貸款

五月份生活指數 京滬約廿二萬倍

湯恩伯飛青島

美蘇改善邦交中 馬歇爾發表聲明

對蘇聯之和平意願表示欣慰 兩國爭執主由國際機構處理

蘇宣佈美建議 主張史杜會晤

美官員對此予以否認 一般觀察仍未懷樂觀

美蘇問緩和邦交 各國報紙之評論

紐約時報

紐約先鋒論壇報。

華萊士致史達林公開函

認兩國誤解可澄清

英外相態度

希望全球問題獲得解決方案

英軍撤離耶路撒冷 聖地血戰正慘烈進行中

該城與外間消息已斷絕

南韓選舉積極進行 民主協會似已領先

馬歇爾要求蘇打開分裂僵局

北海英軍舉行大演習

糧食為什麼漲得這麼快

因為軍糧在本市採購得太多了

市參議會昨座談呼籲阻止米糧外運

糧部將在湘建立常平倉

京市物價高漲

黃金黑市六千五百萬

漢口市情

出售短期庫券未達理想數目

將繼在穗渝漢等地發售

昨日市場百物平穩 洋紗叫價微有跌落

食糧價格

漢口獎勵告密 撲滅金鈔黑市

長市行情

米　棉　油　花　紗　正

省參會駐委會昨聽取教育及社會施政報告

【中央社訊】湖南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休會期間駐會委員會，於昨（十三）日上午九時在該會會議廳舉行第二十二次會議，聽取教育廳社會處工作報告，計到唐副議長伯球，委員蕭同、楊任巖、寬方舟、歐陽景初、劉長修等，列席人教育廳長曾伯聞，主席唐副議長。首由王廳長鳳喈報告教育廳自三十六年十二月至三十七年四月重要工作，除執行省參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議決案共十一案外，計有：（一）重行整理各縣市教育行政人事。（二）訂頒各縣市地方教育特種基金各項法規。（三）省縣（市）立中等學校本年度恢復征收積穀。（四）協辦本省外運積食，捐獻教育復員費及分配。（五）代發長沙市各學校學生助學金。（六）加緊充實國民學校內容設施。（七）督辦本年度公私立中小學教員暑期講習班。（八）籌求改善充實中學教育，暫行停止增設公私立中學。（九）核定保送免試升學師範學校學生。（十）辦理第七屆國運會湖南省選手預選會。（十一）督飭各縣市繼續增設國民教育基金及初級中學。（十二）增加職業學校實習原料周轉金貸款額。（十三）整飭與管理補習學校等項。并列舉本省目前教育行政工作所遭遇之艱苦情形，如經費困難，教職員待遇過低，學生生活困難，督導視察工作無法開展，以及省境內生活指數之飾補……

提高國教師資水準 取締不良私立學校

參議員對教育紛紛建議

王氏報告畢，委員寬……

蔣伏生 談長沙區治安 已有嚴密佈置

【本報訊】長沙警備司令蔣伏生，昨對記者表示……

本省農貸分配問題

參議員主張要平均

張匪鵬飛延不投誠 湘潭人士請速圍剿

江漢地區共匪發生內訌

【本報訊】湘潭……

留京湘立委及國代 對省政提多項建議

【中央社訊】……

社會評論社 舉辦時事圖片展覽

【本報訊】本市社會評論社，以目前國內外時事為國人所注意，……

自衛

經濟

教育

政治

治安考察團 在常德考察

在貧病交迫下 建廳一視察自殺

王主席聞訊惋惜派員弔唁 轉業軍官正商討救濟辦法

【本報訊】……

省工業會定期召開大會

參加會員分爲四級 陳雲章談會組織

瘋狂的世界！

一家三代同時發瘋

星沙散記

全運驚人收獲 游泳比賽迭創新紀錄

女子總錦標可能歸香港小姐 男子總錦標則將由港馬互爭

【中央社全運會場十三日電】……

女子游泳複決賽 前三名全屬香港

游泳比賽 各隊總成績

五十公尺游泳決賽 印尼俞順源獲冠軍

吳傳玉游泳破全國紀錄

印尼對廣州 網球一場鏖戰

湘隊女子籃球 昨日敗於貴州

滬足球臨時棄權 觀衆大喊要退票

週末籃球賽 比賽秩序排定

全運花絮



◀新四四三期▶

山靈的召喚

陽子

海洋和山嶽，一支進行曲和一支牧歌……

我常常想着海，也常常想着山，海和山的色和音，給幻象匯成雷與閃電，風雨與藍空的場面，我從山地出來，因此，我更熟悉的是山。

人們懂得讚頌浪中海燕拍擊的寓義，然而也曾想過絕壁懸崖上高歌的鷹鷲麼？

和暴浪的變化一樣，山形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像巨人，作爲粗獷的叢林，野性地直到向高立，有的像猛獸，作攫拿的姿勢，直窺向平原，有的像獨守長夜的步哨，默立在高崖夾谷間，有的像小婦人，背間緊拖着孩子……

如同雲屏的雀兒，它們永遠用意志去擺佈自己的生命呵……

一個假日，我走到山地去，冬日的風吹落了黃昏，把行囊卸下來，我投宿在山崗的一面小店裏，主人頭上掛滿了皤然的白髮，以凝滯的眼色和陌生的旅客打招呼。

在山柴火的旁邊，烘着紅凍的雙手，主人站起來，伸出黑瘦了的手，指着遠方說：

「夜晚，我們一手把住這條路去，要五十里才有人家，要三更更大更高的山谷，左邊是深谷，右邊是懸崖，向谷裏滿了荊棘，野獸的巢穴，除了獵人，從來沒有人敢下去。」

天角閃下一顆寒星，主人的眼一閃一閃，神祕，眺望着夜色。燃燒起幾杯的老酒，他的情感，他匯封多少歲的情感，他

經過了一度風雨和野獸的侵襲，只剩得在柴門下躺着，在一個被蓋不了的殘骸中，聽到他呼叫了他的聲音，醒來，他被擊了的脚，舉步不穩，他的手握着他，在黑暗的路上走，一路上掙扎着，許多的隻腳，孔間，正流着二天，換得模糊了手間，正掙着，第二天，黏，黏液似的東西，映着他，血染的紅手——他明白

轉的一季，就要推他翻滾下山去的。

「那麼，你爲什麼會在這兒開店子？」

他的眼睛突然閃起一道光輝，縱得像一張枯皮樣的嘴唇，微微地嚅……」他把臉迅速地移向他方，並下一個微笑的影……

他不願意說下去了。

這是山靈的召喚麼？——我的疑問和匠氣。

× ×

你也許能看見山地的辛勞，愚蠢，眼淚和鮮血的另一種，然而是圓睜的另一形，一種鬱眼下的鬱悶，你也睡着見麼？……

無數個清晨，我攀着黎明的霧翅，到草嶺上去，遠望着紫色的山巒，心靈中頓時感到一種清新，——一股超脫的情感，一股真實的生

的意向。

我靜靜地呼吸起來——諦聽着均勻的氣流的律動，屬於原始的生命內部，激盪的音程，於是，靈魂澄清了，壯，如藍天的洗博……——我重復地冥想，一切悲苦的命運，當無條件地改觀呵……你應該更多地沉思，爆炸式的海洋與靜穆

的山巒——一支進行曲和一支牧歌，那一個才是理性至高的格度？

遠離了山，遠離了鄉村的日子，是頓卸時刻，然而山底容呵！什麼會在國際浮現底煩，一切寫在時候海洋的章篇，一切悲嚴和歷史的定，樣素底山嶽的諧安在世界上無阻的彈性靈行……

（一九四八年春）

那一天

德

那一天，遠的燈塔像，我們衣航往的響，是如何的呵

那一天，原野會開遍血紅的花朵，天邊會指着狂笑的太陽

那一天，嬰子會聽到追促的呼吸，會說出內心的快慰的笑，啞吧，年老人會上的皺紋，老人發光的呵

淹沒青年的臉上，深水會歡笑者的全身，而冲洗去血跡

那一天，像浮在水面上的木頭，我們在一代的游泳裏，怎能不向前？

巨流的時代，奮勇

海之歌

萬里

海在唱歌，海風吹拂過了沙灘，海浪跑到海灘上，又吐着泡沫，浪跳浪，又嘯着海的白，浪泡着的浪，沫，浪波，海，浪，拋着雪去來的浪翻，在海浪跳躍

處打着，海浪在追逐，就像一些孩子在雪地裏，在積雪上面打着雪仗，又像一些孩子在松林裏，在松濤之中拋着團團的松球，海是多麼像個孩子。

着胸脯，海顯露着，受陽光的撫摸，海在陽光下，吸光，作出呼吸，海顯得是多麼安適！海在陽光下仰臥着，像一個甜睡中的嬰兒，還會兒呼

海呼吸着，起伏着，綢緞似的韵律。

海發出歌唱，浪潮的歌是海的歌。

海浪會跳躍起來的，那會如同巨人的手臂，海浪會直立起來的，那會如同野獸的脚爪，海發出一些嘯息，海撞着礁石，海碰着島嶼，海衝擊着岸以滔滔的姿態走着無邊的海程。海有時光分地顯露出粗暴

的性格，但有時睡夢中假的起伏着胸脯樣着燦爛的笑。

看見海，我便做着海的夢。

看見海，我便唱着對於海的愛情與渴望。

而海也發出歌唱，浪潮的歌是海的歌。

海的嘯聲使我驚異。海在我眼前躍進，海向我做出迅奮的姿態。

海上，有海鷗鼓撲着翅膀斜插下來，又鼓撲着翅膀從海上騰了上去。

燕子呢？海燕也在雪白的海浪上再飛起來了，海燕叫我嚮往，我聽了海燕的歌，我說不出內心的奮興，假如我也能跟她一塊兒飛，我也會發出跟她一樣的歌唱。

海又在歌唱了。

浪潮的歌是海的歌。

海在唱着；「我不可抗強，也不可侮辱，更不可征服。」

海頑地發出歌唱，海的歌是我的歌。

而這時正有太陽照着，海騰傲地漾着千萬個燦爛的笑。

村夜

翁尼

夜，狗吠得很兇。狗吠聲是那麼嘈雜，唔唔的，長鬢的，尤唔的，狂吠，知促的叫……像哭，像哀嚎，像訴冤，像發怒。

是不安的夜呵！我睡不着，披衣起床。

「卜拆，卜拆」夜賣人的竹板聲，是那麼忽高忽低，忽然傳來的，忽低念得像幽咽，又像訴怨的高怨，我從竹板聲裏，聽出了那夜賣人的生命的孤獨，發鬱和不幸；也聽出了村莊寂寞人殘破和淒涼。我站在窗前沉思。

在黑夜中，有一盞燈向我慢慢地移近，在深夜的寂寞中，那是一盞孤獨的燈光，我感到生命的欣悅，感到微溫。

我被夜寒追得輕聲咳嗽。我突然聽見蒼老聲音：

「先生，消夜嗎？湯圓，滾熱的！」

在不眠的寂寞和空虛中，我需要一點熱湯圓！於是我開門出去。

夜食的在小凳子跟前，老人白髮如霜，燈光下看出他的臉孔，佈滿了皺紋，他迷着老眼在水氣的蒸騰給我滔湯圓。

熒熒的燈火，蒸騰的水汽，白髮，蒼蒼的頭顱和憨蠢的皺臉，使我感到心靈的融洽，生命的和諧。

河上是深沉，隔着一片濃厚的霧，河上的黑黝黝的深處，在燈影裏，夜還有更黝黑的聲息。好像狗吠得更不平靜嗎？」我

「不平靜嗎？」低聲地問老人。

「先生，你是外鄉人吧？——可不知道地方上的故事。」老人

慈祥地望着我。我不知道他怕我不安，其實那不安的夜已深深地搖撼了我的心，一我想知道一點。

「我裝得很泰然。」老人搔着白髮，騎預了一會，然後苦笑地說：

「先生，你想，這年頭哪會平靜呵？」他嘆息。

昏花的眼睛，更變得晦暗起來，「在這樣的時代，打家劫舍的活得下去，我們怎活呢！說……」

沉沉的河流，像一個淡淡的我的心上。「我聽得夜打著脚步聲。」

「但彼岸不可先生，你說……」

「可不要害怕，我還安心着吧」

「我昨天在碗裏，老人說了……」

「他們吃幾個人，我們我，看着他們都」

「他們的牆，過河去了……」

「我不安地壓低了聲音問。」

「這地都是呵！先生！」老人帶着輕微的嘆息。

「有槍嗎？」「附近三十里內，百數十桿槍，老人隨手在地上撿起一塊頭，着子，合着手算：一了。」

「先生，野草是割掉的，他們就也都是除的，他們照料，被稱地照樣養孩子：……」

「我把碗放下了……」

「再吃一碗吧，老人你花了嘴唇，很好。」「我嘴硬不，不，我老人嘴唇……」

晚上過來了。又明天，我過付了錢，默然，拔着手電回到房子裏來。我仍然睡不着。午夜中，賣老人的遊了更請緊的竹板聲，也更亮了。狗又吠起來了，號號的高亢的

戰爭的幻想

R·G·印格索爾作　吳建棠譯

在過去的一切幻想，現在又湧了上來，在我們的面前，像奏行列：我們家國存亡。我們正在想着親愛的兵士大踏步地被爭取去了自由的人們。這一切的變動中，郎正在有着樂的佳人哭泣。然後，他在這些新房內的吻有幾個親人們有些在告別之前，母親抱緊在懷裏的兒子，和拍撫兒子的小姑娘，激動着她們的心上，在一哭悲的轉，被撩走着：有些情子邊，隱抱在手上，想以又貼又貼的臉兒，把妻子拖，以一邊歡嘆的聲，嗚咽的唱，在路旁，在別光下面，起門子從那兒看着門，是高聳的空氣中，用手指揚……

我們幻覺中看見，他們的兵士整齊着陣容，在幾個夜晚，在戰地上，在山野，在我們的國人裏，在他們守衛中，在敵人的攻擊下，也有他們戰死在哨所裏，他們死的墳頭看不見他們；在內中滿壕，在那些地方，在砲彈下被撕開了身體，在中彈過着一般的身軀。我們看見他們有些在一處，在他們的心上，一般地頭吸着，他們到死了仍然希望着，看着婦人，少女們的、乳的白頭髮，還有死的戀人……

他們又是爲了自由而死的，他們在得到了自由的自己的國家而戰死了，他們是爲戰爭而死的；我們爲他們祝福。他們在內心中，在靜聽裏，在他們爲淨潔的戰士，在寶貴的生命中，對於這些死者我內心是哀痛的。

（三十七、四、麓山）

呼喚

J·C·Clark著　宣王譯

在過去很久的日子，上帝對我們的祖先說：「勇敢罷！前進！爲我建立一個新世界！」

我們的祖先便把船兒放在海中航駛，來到陸地上，並請求援助

一個從驕橫與暴虐中解放的區域，

一個和平的地方，有着自由的鄉土。

喂！這些日子，對一切善良與誠實的人上帝又說着：「前進罷，在海洋上爲我贏得一個正義的世界！」

我們自由的人，在這個時刻還能沉睡嗎？

啊！自由的主宰，在黑夜中喚起我們了

我們要爲了公正，真理，和正義前進罷！











